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宦官亡漢

黨錮之禍

董卓之亂

漢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

不附憲獨中常侍鈎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

誅憲

事見竇氏專恣

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

受少帝由之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

始矣

誦采以詩實
憲封侯

徐防尹勤以
災異免

仲長統著昌
言

十四年 初 大長秋鄭眾爲鄭鄉侯

安帝永初六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
策免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仲長統昌言
曰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
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
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
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克京師外
布列郡頗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擾
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熯怨氣並作險

鄭衆倫等
豫政周章直
言不用

陽失和三光虧缺。乖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跡。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隔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大長

秋鄭衆中常侍蔡倫等皆乘執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

建光元年帝以江京嘗迎帝于邸封爲都鄉侯李閔

爲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等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司徒楊震上疏不省。

延光二年，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楊震上疏不聽。

三年，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震復上疏。豐等惶怖，遂共譖震，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醵而卒。秋八月，江京、樊豐等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四年，北鄉侯卽位，有司奏樊豐等互作威福，皆下獄死。冬十月中，常侍孫程等迎濟陰王卽皇帝位。

樊豐等下獄

死

五事

並見佞
倖廢立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
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
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
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
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
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
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
子求郎月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

李固對策上
擢爲第一
諫
常侍謝罪

通鑑卷四十一
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
城門侯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
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
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
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
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
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
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辟猶一

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
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
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
號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
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
能爲變。政教一立。釁遭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
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騫。不能復
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
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

宦官附李固
黃尚黃瓊等
救之乃免

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未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宦者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久乃

宋之乃免

中官養子數
爵張綱諫不
省

王龔極言宦
官專權遂被
誣因請梁商
奏釋之

得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龔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繇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永和元年十二月以前司空王龔爲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

亟自實。李固奏請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誣，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二年冬十月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三年梁商以曹節等用事遣子冀不疑與交友

桓帝建和元年秋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爲列

侯杜喬諫之書奏不省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

喬與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

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

三事並見梁氏之變

永興元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

流亡者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以待御史朱穆爲冀

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

及到奏劾諸郡貪污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

朱穆爲冀州刺史解印去者四十餘人

趙忠葬父僭
禮穆案驗之
帝徵穆詣廷
尉劉陶等數
千人詣闕訟
寃乃赦之

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輪作左校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繇是內官咸其恚疾謫譴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輪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繇之辰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

當今中官近習竊恃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劉陶直諫不省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茂三光

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囿。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檀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

執願陛下遠覽疆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水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延熹二年夏六月。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

封單超等爲侯

侯覽劉普趙忠等皆封侯

定議誅梁冀

事見梁氏之變

八月詔賞誅梁冀之功封單

超徐璜貝瑗左悺唐衡皆爲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爲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爲亭侯帝旣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爲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爲昆陽君兄子康秉皆爲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執專歸宦

宦官弄權李
雲上書帝怒
使管霸考之
杜衆請與雲
同死并下廷
尉陳蕃楊秉
沐茂官資諫
皆貶免雲衆

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其
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
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
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
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
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
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
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

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于上逆旨其意歸于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部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

衆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克朝。李固杜喬。旣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

粉墨雜操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
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
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冬十月中常侍單超疾
病壬寅以超爲車騎將軍。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
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高祖之
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
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
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
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

愛延言帝爲
第三

從是而止。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貴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愛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

單超死四侯
轉橫民不堪
命多爲盜賊

滕延捕殺侯
覽段珪賓僕
徵詣廷尉免

左勝爲河東
太守趙岐棄

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
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且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皆兢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
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
下民不堪命故多爲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
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
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
延坐徵詣廷尉免左愴兄勝爲河東太守皮氏長京
兆趙岐耻之卽自棄官西歸唐衡兄珵爲京兆尹素

言西歸唐攻
盡殺岐家屬

孫嵩陞岐乃

覓

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
四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
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
敢出

六年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爲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
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
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被葉賓客布列職
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
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

楊秉條奏收
守羊亮等五
十餘人或死
或免

朱穆請罷宦
官不納愴卒

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
狀言。三府兼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
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
肅然。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
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
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
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
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爲可悉
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

補其處。卽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能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七年十二月。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楊秉奏誅侯
參弁免候覽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
贓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
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
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
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法王公富擬
國家飲食極有膳僕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願知戮重必有自擬之意臣愚
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邴之父奪闔職之
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覽宜急屏斥投畀

韓續奏誅左
官左稱貶具
環具恭等

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
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
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
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
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
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
官司。隸按尉韓續。因奏左官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
侯。稽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官稱
皆自殺。續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賊罪。徵請廷

李膺按羊元羣
賊罪元羣
行賂宦官膺
竟反坐

馮緄考殺單
超劉祐沒蘇
康管霸田業
俱輸作左校

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超及
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
普等貶爲關內侯。尹勲等亦皆奪爵。三月。宛陵大
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賊汙狼籍。郡舍溷軒。有竒巧。亦
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
竟反坐。單超第遷爲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
考致其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
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
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與膺緄俱輸作左校。

夏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爲人清白寡欲嘗稱
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
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
體傳爵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宮傷生費國又第舍增
多窮極竒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
事姦情賂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
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
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
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

劉瑜上書詔
問答之徵

瑜悉心對八
千餘言拜爲

議郎

陳蕃請宥膺
緹祐不聽

應奉請免緹
等從之

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
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召瑜問。灾
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
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爲議郎。十一月
太尉陳蕃數言李膺馮緹劉祐之枉。請加原宥。升之
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
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緹。
劉祐。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法。陛下既不聽察。而
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

李膺復拜司
隸校尉

膺被柱殺張
朔

遐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
帝拔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
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
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
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
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
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村。取
朔。付維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寃於帝。帝召膺詰
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

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目亂綱紀，顛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九年，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其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

宗資任范滂
成瑨任岑暉

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
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其陵有南北。
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
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暉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
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
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
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
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
是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郭泰賈彪李膺陳蕃王暢
更相褒重

成瑨誅張汎
劉瓚誅趙津
侯覽等譖之
皆下獄

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
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
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
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
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
宮以此得顯位用執縱橫岑啞與賊曹史張牧勸成
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
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

張儉破侯覽
家宅黃浮誅
徐宣家屬宦
官譜之並坐

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瓚使羈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瓚瓚。帝大怒。徵瓚瓚皆奉獄。有司承旨奏瓚瓚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爲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家宅。籍沒資財。其奏其狀。復不得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游

嘖齊劉茂共

帝不悅

復言

疏

上疏

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輪作右校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瑁瓚超浮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

人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
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編海
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
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
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
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
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愾愾。而小人道長。營惑
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
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

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怒。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宜犯釁遇。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唏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

袁福請原贖
潛不納

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內。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

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任將遂杜口矣。臣聞
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卽位以來。頻行誅
罰。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
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
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
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妻。誕致十
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
祚。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爲河者。諸
侯位也。請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

爲陽。諸侯欲爲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
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
麟不常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願賜清問。極盡
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妲
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
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書上。卽召
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
宮。始置之耳。尚書承旨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統。
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

蔡衍劉瑜救
瑁瓚坐免官

瑁瓚死獄中
天下惜之岑
暉張牧逃竄
獲免

張成教子殺
入李膺案殺

收送雒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符節，令汝南蔡衍議郎劉瑜表救成瑁、劉瓚，言甚切厲，亦坐免官。瑁、瓚竟死獄中。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暉、張牧逃竄獲免。暉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

之官有教成
弟子牢脩上
書告膺等部
黨逮捕徧天

下

陳蕃卻捕黨
之署

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回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

唐等下獄連
杜密陳翔陳
寔范滂二百
餘人

陳蕃以極諫
策免

不謂

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
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
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
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
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
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
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
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張鳳

等上書事見
蕭差叛服

賈彪入雒陽
說竇武霍誦
等爲黨人訟
竟

永康元年五月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
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
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誦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
卽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
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
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
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
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

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饗養。外典州郡。內幹心膺。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竇愛天官。惟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

范滂等就訊
王甫爲之改

答

可待聞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土
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
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
印綬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
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
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
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
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脩
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

赦黨人二百
餘人歸田里

范滂往候霍
詒而不謝

史弼獨不上
鉤黨

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
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
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
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
詒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
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
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
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
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

書前後迫切州郡，髡答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

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

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

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

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

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

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

衆。竇武所薦朱寓、沛人苑康、渤海人楊喬、會稽人邊

韶、陳留人喬容、儀儔，屢數上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

武薦朱寓
苑康楊喬

韶

喬辭公主之
皆帝不聽喬
不食死

桓帝崩竇武
問嗣于劉儵
遂迎立解瀆
亭侯宏

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十
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
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
瀆亭侯宏。宏者。河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萇。世封
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
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
奉迎宏。時年十二。

靈帝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
將軍。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

陸希聲書
諸尚書視事

竇武曹節等
封侯

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
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今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
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
安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己亥解瀆亭侯至夏
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卽皇
帝位六月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武子
機爲涇陽侯兄子紹爲鄴侯靖爲西鄉侯中常侍曹
節爲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
曰足下之於漢朝猶且與之在周室見立聖王四海

盧植說武爵
封武不能用

陳蕃不受封

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今同宗相後。披
圖案牒以次建之。亦何勲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爲
已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
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
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
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上疏讓曰。
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
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
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太后不許。

太后委政
于蕃

蕃武徵李膺
杜密尹勳劉
瑜等列于朝
廷

蕃武疾趙嬈
王甫等

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

蕃說武誅王甫等

武請太后盡誅宦官太后不決

武先誅管霸蘇康等

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勲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常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

請誅曹
太后不

劉瑜勸武蕃
速斷大計

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候覽曹節公乘，听王甫、鄭珮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水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

蕃說武卽殺
宦官不必收
考不從

武使尹勲出
冰奏收節等
由宿歸府朱
瑀盜發武奏
與共普張亮
等十七人謀

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
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雒陽令武
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
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
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璿雜
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
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
官史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
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大

誅武等曹節
趙嬈即擁帝
御殿使王甫
殺勲冰矯節
捕收武等陳
著起難被殺

后廢帝爲太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
共普張亮等十七人，誦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
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帝拔劍躡躍，使乳
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檠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宮屬
脇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
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勲。出鄭
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
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
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

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
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
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
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
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
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
多取掖庭宮人旬日之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爲是
道邪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劔士收蕃蕃
披劔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驛

節等矯制使
張奐殺武

蹋踰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
卽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
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
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
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
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
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
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
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

武與劉瑜馮
述皆夷族劉
淑魏朗皆自
殺

節等殺巴肅

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勃海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罪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

張奐明竇陳
之寃諸常侍
惡之

奐與劉猛等
薦王暢李膺
乃被囚

霍霹靂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竇武陳
蕃忠貞未被明宥妖告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
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
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
之報上深嘉奐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
自從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
之選曹節等熯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囚
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郎中東郡謝弼

謝弼上封事
曹紹殺之

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甄風慰母之念。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而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

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銅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以它罪收弼。掠死於獄。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

寶武等爲三
君李膺等爲
八俊郭泰等
爲八顧張儉
等爲八及

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
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
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
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
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
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寶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
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
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
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爲八

張儉
其指
部黨
捕之

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暉苑康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毋班陳留秦周魯國蕃鄉東萊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候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

節等言鉤黨
謀不軌遂捕
殺李膺范滂
等百餘人

章捕儉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請鉤
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翬翟超劉儒
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
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
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爲不軌上曰不
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
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
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請詔獄考死門生故吏
並被禁錮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

人
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
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
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
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
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
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
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
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
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

義

母最子以

顯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

泰不及禍

張儉亡命李
篤孔融等匪
之

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夏馥隱遁

與其子齊受
避隱及期

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
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
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
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
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
鄉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
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
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治家傭親突
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

張讓以陳寔
吊其父喪多
全宥黨人

何顒私入雒
陽與袁紹計
全黨人

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州。雖一郡畢至，而各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顒素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爲犇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爲諸名士懼。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時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

袁閎潛身十
八年

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
士。養名賓客。輻湊歸之。鞦韆柴穀。填接街陌。術亦以
俠氣聞。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爲業。逢隗數
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
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
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繻矣。及黨事起。閎欲投迹
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
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
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

評論
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

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十一月，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

帝朝竇太后
于南宮

董萌數爲太后
后訴寃節甫
誣殺之

侯覽自殺

竇太后思母
疾崩

節甫欲以貴
人禮殯太后
帝不許

太后于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爲太后
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
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熹平元年五月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
綬自殺六月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
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
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
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
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

薛甫欲別葬
太后以馮貴
人配祔李咸
陳球力爭乃

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檇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嘗被發。」

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覓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
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
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
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
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
節王甫猶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
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
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
闇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

有人書朱雀闕直言甫節之罪詔劉猛逐捕不得

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撥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秋七月甲子。葬桓思皇后于宣陵。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

王寓陷張真
以黨錮

渤海王惺不
肯還蒲謝錢
甫使廉忠誣
奏鄭颯等有
異謀責惺曰
殺甫等十二
人皆封侯

千餘人節等又使頰以它事奏猛論輸左校初司隸
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真真拒之寓遂
陷真以黨罪禁錮渤海王惺之賤廩陶也因中常
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旣而桓帝遺詔復惺
國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
騰數與惺交通甫密司察以告段熲冬十月收颯送
此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惺大逆不
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惺考實追責惺令自殺妃妾十
人子女十七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傳相以

晉書請恕黨
人帝怒殺之

詔州郡更考
黨人

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
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
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
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
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
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
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立五屬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溫德殿東庭

楊賜言消復
災異之術

中長十餘丈似龍秋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殿庭
中詔召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問以災異及消
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
四百之期亦復垂及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
罔日月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
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
則脩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人速徵鶴鳴之士斷絕
尺一抑止繁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
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

故屢出祇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
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
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
爲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
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內。深惟趙霍以爲至戒。
今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
水校尉趙瑄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
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
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

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
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
惟憂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
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
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
機。以荅天望。聖朝旣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
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夫君臣
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

程璜飛章陷
蔡邕蔡質李
璜力爲邕請
是劍徒朔方

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夜曹
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
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
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
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
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
狀。邕上書曰。臣實愚戆。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
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
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

揚球謀害邕
而人不爲用

王甫諧殺宋
后及宋豐等

至言矣。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彊愍邕無罪，力爲伸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釧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渤海王懼妃宋氏，卽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鄴及兄弟並被誅。

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宜赦收拾以安遊魂帝不省

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自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

楊球劾王甫
段熲及淳于
登袁赦封舅
等罪惡甫父
于死杖下頓
自殺

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
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彪
賜之子也時甫休沐里舍熲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
謝恩因奏甫熲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舅等罪惡
辛巳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
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
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
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減責乃欲論先後求假
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

乎今日臨院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篋朴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按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救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

浮磔甫屍曹
節見之憤恨

乃奏徙球

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二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救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豸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執復盛，節領尚書令，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陛下卽位之初，

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
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
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
逆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
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
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
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
而苟營私門。多畜財貨。繕脩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
水。以作漁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

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
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
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
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
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鹹
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
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
刑人身。毒其禍。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
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

不受侯

疏陳事
其忠而

能用

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歸
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
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彊
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彊固辭不受。因上
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
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詔
媚主。佞邪微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轆裂之誅。陛下不
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
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陰陽垂刺。稼穡荒蕪。人用

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靡以冒
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
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
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
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扈。而莫之
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
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
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
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詐飛條。

神海請寬黨
人之族

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徒放老幼流離豈不
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
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
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
勲烈獨昭。陛下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
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
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顧家屬則忠貞路開。衆
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上祿長和海上言。
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

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初司徒劉

邵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邵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邵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邵許諾

劉陳球劉
陽球謀誅
節等事洩死

曹節死趙忠
代領大長秋

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六年春三月，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諂、徐奉等爲內應。事見黃巾之亂

中平元年，張角之亂，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

張角之亂皇
甫嵩請解黨

禁

呂彊請赦黨
人

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國廐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兒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彊。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暉、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嘗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

帝責諸常侍
與張角通謀

趙忠夏惲譖
帝使黃門
持兵召之彊
怒自殺

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
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譖徐奉事發
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
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
爲可斬衆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爲也於是諸常
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
惲等遂共譖呂彊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彊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聞
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

吏乎遂自殺。忠憚復譖曰：「彊見召，未不知所問，而就外
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其宗親，沒入財產。侍中河內
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爲
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
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
專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
絕。冀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
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

傳變直諫
忠惡之

請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
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
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
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朱儁之擊黃巾也其
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
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誅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
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
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
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未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闖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臬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處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爕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誣之，帝識爕言。

袁詵趙忠說
錢興役
陸康疏諫下
獄劉岱救之
乃免

律不加罪竟亦不封。無咎至孟。增王善。蘇則當。增
二年春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中常
侍張讓。趙忠說。帝敕天下田。晦十錢。以脩宮室。鑄銅
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晦。而喙災自
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
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侍譖康。援引
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
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纘之孫也。又詔發州郡材
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彊

折賤買，僅得本賈十分之一。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詣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

司馬直上書

自武帝爲誓

絕終言錢

張讓等十二人封侯

皇甫嵩討張角有功趙忠張讓誣奏徵還

失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誓絕脩宮錢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爲列侯秋七月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冬十月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令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豕突上京民有百先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假令失利其

劉陶上要急
八事遂下獄
死

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今上殺忠讐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爲人忠正宦官怨之

是歲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
金錢緡帛物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
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三年春二月以中常侍趙忠爲車騎將軍帝使忠論
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
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
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傅
燮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
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

傅燮正色拒
燮延

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

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

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

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

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

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

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

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

王芬謀誅諸
常侍行廢立
曹操知其不
克

之。事。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洪。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

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馮芳爲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皆統於蹇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冬十月，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爲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

帝出臨軍

言其黠

武帝稱善

蓋勳與袁紹
謀誅嬖倖

何后養子辯
於史道人家

匪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
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
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
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
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爲京兆尹。

六年夏四月，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
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
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初，帝數失皇子，何
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

靈帝崩皇子
即位

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桃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丙辰帝崩于嘉德殿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卽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卽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爲光熹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旣秉朝政忿蹇碩圖已

勸進誅宦官

徵何顒荀攸
鄭泰等二十
餘人

陰謀誅之。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爲豪傑所歸，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爲北軍中候，攸爲黃門侍郎，泰爲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沉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

寔碩與趙忠
宋典等謀誅
進郭勝以其
書示進進誅
碩領其屯兵

河進逼董重
自殺董后暴

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驃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爲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斬張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后憂怖暴。

進從紹言白
太后盡罷諸
常侍不聽

前民間由是不附何氏。秋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

太后母舞陽
君及何苗受
宦官賂遺常
阻進計

源等說進召
四方兵將脅

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
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
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
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進新貴素敬
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
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
城，以脅太后。進然之。至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
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
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

曹操言誅宦
官不當召外
兵

長。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疆。者。
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爲。亂。階。
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
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
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
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上。
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
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慙。腸。

董卓專兵皇
前嵩從子酈
說嵩誅之不
玩

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
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
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
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
力邊垂嵩從子酈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
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
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
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
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

召卓使將兵詣京師鄭泰盧植止之
不聽泰棄官

廷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兵柄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斥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

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
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
言董卓聞召卽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
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
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
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
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
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
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

池

卓不

以兵脅

叱之卓

還軍夕陽亭

紹屢請進決計不計

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
 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
 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
 嵩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
 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
 竇氏矣進於是以前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
 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官
 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
 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

張讓乞子婦

在於舞陽君

太后請入

與段珪

召進

其穆殺之

袁術等

攻宮門捕

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入

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常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

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
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
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
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
術與匡共斫破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
南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
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闕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
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聽
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

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萌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吏士能爲報讐乎？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尸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繼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

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
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
劍斬數人。讓等惶怖。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
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
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至雒
舍止。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
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
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
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君公

卓引兵急進
鮑信說紹禽
之不聽

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向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爲昭寧。失傳國璽。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爲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

進苗部曲歸
卓卓又使呂
布殺丁原并
其衆

卓強辟蔡邕

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
率四五百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
以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第苗部曲皆
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
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
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
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
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罵曰我能族
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

卓欲行廢立
紹爭之不得
逃奔冀州

問周歷三臺遷爲侍中。今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楫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太家，故不敢害。

紹縣節於上東門逃犇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

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

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

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

有敢沮大議者。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

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

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

罷坐。將殺植。蔡邕為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

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

卓議廢帝立

王盧植

欲殺

彭伯

卓從中議
廢帝爲弘
農王立陳留
王協爲帝

卓絳何太后
并殺舞陽君

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
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
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
君，今廢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袁隗解帝璽綬，
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綆涕羣
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迫永樂宮，至今憂
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
爲永漢。丙子，卓酖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
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

通鑑紀事

卷四十三

七

董卓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

周蕊伍瓊說卓擢用名士

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屍於苑枳落中。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董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郡侯。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十一月以董卓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初尚書武威周蕊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乃命蕊

高爽陳紀韓
融就卓徵申
屠蟠獨不屈

尚書鄭泰長史何顛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
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原相行
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
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爽爲五官中郎將融爲大
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
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荅卓終
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爲冀州
牧侍中劉岱爲兖州刺史陳留孔伋爲豫州刺史東
平張邈爲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

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技而已。董卓性殘忍，一日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搃殺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掠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諮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

袁術奔南陽

紹舉兵討卓
韓馥止之橋
瑁劉子惠以
義動馥馥乃
聽紹

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
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卽拜紹渤海太
守封邠鄉侯又以袁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
術畏卓出奔南陽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
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
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
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旗解國患難馥得移請
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
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

漢書

卷之八

卷之八

卓使李儒弑
弘農王辯

卓議討山東
鄭泰說緩之

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

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

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

衆各數萬。事見前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弑

弘農王辯。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

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

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

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

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樂。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董卓以山東兵盛。欲

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儁爲太僕，以爲已副。使者召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
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
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
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
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爲副。卓大
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
今亦十一世矣。案石苞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
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

卓欲徙都長

安楊彪黃琬

司怒免其

趙謙王允

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苞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

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少解、琬退、又爲駁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爲太尉、太僕王允爲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懿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懿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懿、乃復表彪、琬爲光祿大夫、卓徵京兆尹蓋勳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

蓋勳與皇甫嵩密謀討卓

卓徵嵩爲城

門校尉梁衍

說嵩卽舉兵

嵩不從勳亦

還京師

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爲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刃，蓋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卓遣軍至陽城，值

車駕西遷

卓使呂布發諸帝陵

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籍，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三月乙巳。

車駕入長安
朝政皆委王
允

孫堅殺張谷
與袁術合兵
討卓

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六州郡舉兵討董卓，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谷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六月，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環、安集

袁紹使王匡
殺胡毋班吳
脩王瓌袁術
亦殺陰脩

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毋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
王匡悉收擊殺之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冬王匡屯河陽津董卓襲擊大破之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立宗室劉虞爲主韓馥袁
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
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虞爲帝術陰有不臣之心
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
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
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感死東立聖君

被紹遣張岐
等上劉虞尊
號虞厲色叱
之

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
面乎？術荅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
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主無血脉
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
豈國家哉？懷懷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
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
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
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
謀，以相垢汙，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

堅擊破胡軫
呂布斬華雄

術不運軍糧
堅以義勳之

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二月丁丑以董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孫堅移屯梁東爲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爲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謂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授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默

臣道李惟說

堅欲與和親

堅叱之

堅敗走董卓

呂布

堅掃除宗廟
脩塞諸陵

踏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催說堅欲與和

親今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州之堅曰卓逆

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

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

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却屯灑池聚兵於陝堅進至

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

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灑池間以邀卓

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灑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中

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

通鑑記事本末

卷四十一

三

漢書卷之九

卓黨欲尊卓為尚父蔡邕

言不可

史記

漢書卷之九

卓使劉翳誣

漢史民

卓之婚也。卓引還長安，孫堅脩塞諸陵，引軍還魯陽。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翳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

蘇州刺史
擊走楊懿

儁移書州郡
請師討卓

儁爲李傕等
所敗

窮寇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初，董卓入關，留朱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俱爲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儁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

三年春正月，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董卓

董曼董璜皆
典兵事

卓築鄆於郿

王允黃琬士
孫瑞楊瓚密
謀誅卓

以其弟曼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啓事。又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爲父子。然卓性剛

允以誅卓之
誅告呂布布
遂與李肅刺
斬卓并殺田
儀

編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
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閣
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
卓幾見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布
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
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
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
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
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

董曼等宗族
皆被殺

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裹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卽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鼓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曼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斫射死。

卓尸暴市然
臍結

允布共秉朝
政

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
爲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
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
銀八九萬斤。錦綺竒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
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
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
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
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
卽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

蔡邕驚歎卓
死王允殺之
馬日磾諫不
聽

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刑足繼成。漢
史七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
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
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
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
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
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
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
死獄中。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

布勸允盡殺
卓部曲布欲
以卓財物班
賜公卿將校
允不從

允始與士孫
瑞議下詔赦
卓部曲不果

或說允以皇
甫義真領衆

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
允素以劔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
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
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
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旣而疑曰部
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
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
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
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

留陝不從

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接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徙坐今既不赦我等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懼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爲左右所殺李催等還輔已死催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催等

李肅爲牛輔所敗布誅之輔亦爲左右所殺

李催等求救
允不許欲各
解散賈詡說
之攻長安

胡文才楊整
脩背允召寇

脩與樊稠李
蒙等圍長安

益懼不知所爲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討虜校尉武
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
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
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乃相與結盟
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
大人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
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催隨
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
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

存軍有叟兵
內反引之人
城布與戰不
勝召允同去
允不從

种拂戰牙

惟汜殺魯胤
周負崔烈王

兵內反。六月戊午，引催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胤、大鴻臚周負、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

庶吏民死者
萬餘人允伏
帝避兵

催等殺黃琬

催等欲殺允
先徵宋翼王
宏宏請翼討
催等翼不從
翼允皆被殺

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縱橫
欲何爲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
殺臣等爲卓報讐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
催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
蹙乃下見之已未赦天下以李催爲揚武將軍郭汜
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催等收司隸校尉黃
琬下獄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
右扶風催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
使謂翼曰郭汜李催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

士孫瑞免難

李催郭汜樊稠
堯朝政

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催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催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詔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催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候故得免於難九月以李催爲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爲後將軍樊

韓遂馬騰率
衆詣長安

騰攻李傕遂
與騰合

種邵馬宇劉
範謀召騰誅

稠爲右將軍、張濟爲驃騎將軍、皆封侯。傕汜稠筭朝
政、濟出屯弘農。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
山東、遂、騰率衆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爲鎮西
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與平元
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二月、馬騰私有
求於李傕、不獲而怒、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
不從。韓遂率衆來和。騰、傕旣而復與騰合。諫議大夫
種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已爲
內應。以誅傕等。壬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邵等謀泄。

催等事泄出
奔皆死

出奔槐里，催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
還涼州，又攻槐里，邵等皆死。庚申，詔赦騰等。夏四月，
以騰爲安狄將軍，遂爲安降將軍。五月，以揚武將軍
郭汜爲後將軍，安集將軍樊稠爲右將軍，並開府如
三公，合爲六府。
二年，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催等放兵劫
略，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李催、郭汜、樊稠各
相與矜功爭權，欲鬪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
內不能善，外相含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

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
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
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欲相與善語而
別，乃俱却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還，
李利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亦以
稠勇而得衆，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二
月，催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催
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催，婢妾思
有以間之。會催送饋，妻以鼓爲藥，擿以示汜。曰：一柸

卷四十一
十一
催汜治兵相
攻

催迎帝至營
遂焚宮殿

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飲大
醉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帝
使侍中尚書和催汜催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夜
有亡者告催三月丙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
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
諸君舉事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羣臣步
從乘輿以出兵卽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催營催
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遂放火烧宮殿官府居民悉
盡帝復使公卿和催汜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尚書

牙德情卒

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
大鴻臚榮邵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
姜宣等於其營以爲質朱儁憤懣發病死。夏四月
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鬪一人刳天
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
奉國家我豈求生邪中郎將楊密因諫汜乃止。傕召
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婦女欲
令攻郭汜汜陰與傕黨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傕丙申
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傕左耳苞等

通鑑記事

卷四十三

三

汜夜攻催催
復移乘輿幸

北邨

趙溫以書戒
催

燒屋火不然。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脯上餽，何用米爲？」乃以臭牛骨與之。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催自不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溫與催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爲

帝使皇甫酈
和催汜催不
奉詔

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催大
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催信誣覲厭勝之
術。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
或言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應答之。催
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己卯。帝使謁者僕射
皇甫酈和催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催。催不肯曰。
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言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
略士衆。足辦郭多否。郭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
君苟欲左右之邪。酈曰。近者董公之彊。將軍所知也。

楊奉謀殺催
事泄而叛催

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有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賊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爲用也。催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催聞之，亟令酈去。催遣虎賁王昌呼欲殺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荅催言追之不及。辛巳，以車騎將軍李催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李催、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催將楊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

羌胡引去而
催單弱

叛催催衆稍衰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催
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
催許和欲質其愛子催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
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此中耶李將軍許我宮人今
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
前奉職公忠故仍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
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催由
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催乃從之各以女
爲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

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交。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兵何敢迫近至尊。耶汜兵乃却。既度橋，諸卒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催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爲票騎將軍，開府如三公。郭汜爲車騎將軍，揚定爲後將軍，楊奉爲興義將軍，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汜曰：弘農

車駕幸新豐
汜復謀殺還
都郅种輯密
告楊定董承
楊奉來會汜
棄軍入南山

楊定董承迎
帝幸楊奉營
戰却夏育等

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郅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冬十月，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軍段熲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熲與楊定有隙，定黨种

段煨欲上幸
其營爲種輯
左靈所阻

楊奉等攻煨
營詔諭定等
和解乃還

輯左靈言煨欲反。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煨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種輯左靈請帝爲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耶。輯因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使侍中尚書告諭定等。令與煨和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聞

帝幸弘農張
濟李催郭汜
共追乘輿大
戰于東澗承
奉軍敗

催殺沮儁

卷四十一

催汜至欲還藍田爲汜所遮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
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催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
張濟李催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
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
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催謂左右曰尚可活
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
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催乃殺之壬申帝露次
曹陽承奉乃譎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
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單並

承奉招李樂等擊破催等

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

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催等可復東引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拒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邵爲催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

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催汜兵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揚彪以爲河道險難，非萬乘所宜乘，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從，人間斫之，殺旁侍者，血漚后衣，河岸高十餘丈，不得下，乃以絹爲輦，使人居前，負帝，餘皆匍匐而下，或從上自投，冠幘皆壞，旣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指於舟中，可掬，帝乃御船，同濟者，皇盾及

催殺士孫瑞

帝幸李樂營
張楊來貢餉

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皆爲兵所掠奪，衣服俱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衛尉士孫瑞爲催所殺，催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爲幔。旣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胡才爲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

帝與催汜等
迎和

馮楊謀以乘
輿還雜陽諸
將不聽

沮授說袁紹
西迎大駕即

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帝又遣大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已而糧穀盡。宮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揚自野王來朝。謀以乘輿還雜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彊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舉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郡粗定。兵彊士附。西

宮鄴都郭圖
淳于瓊阻之

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
庭○誰○能○禦○之○頽○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
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
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
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
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
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建安元年春正月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
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月韓暹攻董承承

張楊使董承
先脩維揚宮

承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屯塢鄉胡才欲攻韓
暹上使人諭止之張楊使董承先繕脩維揚宮太
僕趙岐爲承說劉表使遣兵詣維揚助脩宮室軍資
委輸前後不絕夏五月丙寅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
暹營求送至維揚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
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
月甲子車駕至維揚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
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名其殿
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

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
韓暹董承並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爲大司
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
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間州郡
各擁強兵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
糶或饑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八月曹操迎車
駕都許

事見曹
操代漢

漢書卷之九十四

十九年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
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

操殺董承及
董貴人伏后
謀誅操事洩
操使郗慮華
歆弑之并殺
皇后

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姪，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字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

殿引慮於坐。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操薨。太子卽王位。冬十月乙卯，漢帝禪位于魏王。

張溥曰：宦官之盛，絲誅外戚也。董卓之亂，絲誅

宦官也。和帝殺竇憲而侯鄭眾，順帝立殺閹顯等而侯孫程等十九人，桓帝殺梁冀而侯唐衡

單超左官徐璜具援以世計之自和帝永元四年迄獻帝初平元年代更九主年近百載皆宦官之時也宦官盛則漢亂宦官滅則漢亡世或有咎君子者曰成瑨劉瓚翟超黃浮不捕論宦官親戚則鉤黨不興陳蕃竇武不請太后誅常侍則黨人不死何進袁紹不召外兵清君側則董卓不得入京師行弑虐然桓帝在位二十二年始政壞於梁冀終政壞於宦官延熹之際濁亂已極如張汎縱橫趙津放恣侯覽殘暴徐宣

殺人爲世害者實繁。有徒璿等執誅不赦。亦懷
楊秉除惡之志。慕李膺破柱之風。而爲之非過
甚也。守相方奉天子以行法。而天子反疑守相
之輕其左右。髡鉗獄死。刑罰無章。不明自上。豈
賢者過哉。膺殺張成。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
告膺等部黨。逮捕四出。沸亂天下。禍烈於秦之
焚書坑儒。未幾桓帝崩。靈帝立。蕃武適秉國。成
海內磬磬。想望新政。夫圖治者先其急。去弊者
先其甚。當日弊莫甚於宦官。則治莫急於誅宦。

官聖人復起。必將行之。獨惜其謀而不成也。蕃
武既敗。名士徧戮。及靈帝崩。而始有進紹之謀。
天人怨怒。忍而未發者。又二十年矣。進權重於
武。而無其德。紹志侔於蕃。而無其望。懲前輕舉。
召兵四方。誠出下策。然董卓未至。張讓已先殺
進。紹遂捕斬宦者二千餘人。卓乃乘變。縱其不
軌。夫桓帝不治。則天下望靈帝。靈帝不治。則天
下望少帝。更化惟在新君。而闢害酷於再試。斯
固中官運盡之日。亦漢室絕皇之秋也。桓帝之

世有宦官有名士則天子爲之官而驅逐名士
靈帝之世有宦官無名士則宦官不畏名士而
專制天子制久而患深變遲而禍大北宮門之
戮少長盡死固宦官殺鉤黨之報所痛心者委
之以天下耳若夫董卓方至鮑信說袁紹襲之
而不果李傕郭汜作亂王宏勸宋翼討之而不
從至皇甫嵩受校尉之命朱儁就太僕之徵諸
賢失策皆爲盜資是時無宦官亦無天子矣漢
烏能復存哉







